



舞文弄墨

# 文学是伤口长出的翅膀

我读史铁生

□ 朱凤英

21岁，因腰腿病双腿截瘫；  
30岁，肾病造访并 流连忘返 ；  
38岁，肾病密谋成尿毒症，靠隔日透析维持生命；  
59岁，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  
被种在床上 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是他对自己磨磨一生的调侃。他就是我国著名作家史铁生。

《我与地坛》是他的散文集，是他倾情谱写的一首充满痛感和人性哲思的乐曲。该曲谱上，演绎着《我与地坛》《我二十一岁那年》及《扶轮问路》等12篇华美乐章，语言充满张力，行文渗透痛感，低沉沧桑浑厚圆润，又不乏高调引吭。一咏三叹，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能走路的腿也给我留下。 可结果，没有死，也不能走。 21岁，正逢意气风发、大展宏图之际，史铁生遭遇大鹏折翼，患病并双腿截肢。从此，懊丧、颓废、恹惶、哀怨、沉郁、不甘，像一张绵密的大网罩住他，让他不能自拔。

于是，他摇轮椅至地坛，寻找灵魂栖息地。

他 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 思考人生。想了好几年，终于悟得：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而后，在小台灯幽寂而又喧嚣的光线里，我开始想写点儿什么 握笔与命运抗争，他《扶轮问路》，在 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努力者，天不负。  
多年后， 大珠小珠落玉盘。 他的近60篇著作相继问世，近20篇新

获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多项大奖，多篇被拍成影视剧。散文《合欢树》《我与地坛》《秋天的怀念》和《第一次抱母亲》入选小学、初高中语文课本。身残志坚的他，作品中释放着对生命独特的理解与体验，虽已离世，却在读者心中获得永生，像一颗恒星闪耀天际。

谁能想到我又上了山呢！谁能相信，是我自己爬上了山的呢！《扶轮问路》中，年近花甲的他自驱电动轮椅爬上昆明湖畔万寿山时，发出如此感慨。一语双义，曾几度颓废的他不仅扶轮问出了一条文学之路，还爬山、出国，收获了爱情。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 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这句话正是史铁生的真实写照。文学是对他苦难生命的一种救赎，他用生命伤口长出的那双翅膀从泥潭中喷薄而出，鹰击长空，在我国文坛搏得一席之地。

文学给人的力量由内而外，犹如源头活水，既支撑人生，又重塑灵魂。对成就如史铁生者如此，于这个普通文学爱好者亦然：我深感是文学拯救了我。

我家乡白虎堂，是久负盛名的穷乡僻壤。幼年时，母亲在我心里根植了一颗不屈的种子：凤儿，攒劲读书，走出大山才有好日子过。伴随母亲的笑影泪光，那颗不屈的种子在我体内扎根结果 经不懈努力，17岁时，我考上中师，端上了铁饭碗。工作稳定，婚姻幸福，女儿聪明。自在惬意的我，忽略了自身心灵成长，工

毕便吆五喝六与麻将为伍。

可天不遂人愿。女儿绊倒在青春

叛逆期，以历年来最糟成绩惨败高考。屋漏偏逢连夜雨。与此同时，更年期综合症偷袭了我，盗汗、失眠、乏力，身体亮起红灯。更糟的是，工作也深陷泥潭 每至深夜，我的心如丧家犬四处乱窜，无处皈依。

我的人生遭遇了 滑铁卢！  
不曾想，数月寤寐难安后，诗词为我执了一盏灯。

我翻开女儿曾诵读的书目，欲在诗词王国里寻觅 黄金屋 和 颜如玉。迈入不惑之年的我，像农民耕地般啃噬诗词，让心灵步入新的成长期。读、抄、背、吟、默写，闲暇与诗词胶着；作文辅导、心理咨询、甚至很冷门的鬼谷子智慧等课，我都学得有滋有味。我沉迷在知识的海洋里，成了一块拼命吮吸营养的 海绵。

四年时间，我将《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毛泽东诗词》《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及《一生必读的经典诗词三百首》悉数收进脑海。然后，我尝试与自己对话 写作。在写作中寻找自我，把迷失的自己重新找回来。

不曾想，数晨昏执着后，文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我坚信勤能补拙，笨鸟先飞。一个个夜晚，在暖暖的灯光下，我静静地与书中一个个灵魂对话，与自己的精神对话。在阅读与写作中品味人生，向前辈请教，与文友探讨。果然天道酬勤，我的《烙铁画之恋》等数十篇作品发表在《湖南日报》《湖南报告文学》《今日女报》《湖南工人报》《张家界日报》等报刊。2019年成为毛泽东文学院第十八期学员。新

中国建立七十周年征文赛中，《飞出峡谷外的梦》《扛在肩上的时代记忆》分别斩获国家和市级一等奖。《打通白虎堂》入选市级脱贫攻坚优秀文艺作品奖。当我捐出8000元奖金，助力新冠疫情抗击时，众多赞许的眼神，让我犹如晚睡前啜饮了一杯现冲牛奶，暖煦甜润。更欣慰的是，女儿奋起直追，跨学校跨专业考上了研究生。

如今，近知天命的我，在全区建党10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上，摇身一变成了解说员；在上百人的跨省旅游推销会上，我豪情满怀宣讲家乡美景。我浑身勃发着一种力量，是儿时，母亲播种的那颗不屈的种子又复活了！

想当年，我这个牌迷，精神荒芜生活委顿，几度沦为麻将桌上的 么鸡。 不曾想，挫败、磨难搅成泥潭，发酵成了我人生成长的助推剂。如今，随笔、阅读、日记、听书，像一株株绿植、鲜花，葳蕤在我的心之路上。当有幸读到《我与地坛》后，我讶然悟到 文学是伤口长出的翅膀 是有着深厚内涵的：我不也在人生的伤口上，借助文学长出了一双翅膀，令我飞出人生黑洞的日子，翱翔于阅读与写作这片美丽的天空吗？！

也许，冥冥之中，人的姓名与自身命运是有一种契合的。史铁生，铁生，人具有钢铁意志，又何惧疾病的打击？而我的乳名叫凤儿。凤凰，凤凰本身就得涅槃呀！



书与人生

人间笔记

## 物语偶拾（三章）

□ 杨万淮

莧菜

儿时 余之家乡无此菜 故 无缘得见。余初识此菜乃二〇一五年 彼时余租住长沙暮云镇一农家小院。小院颇美 后有一池塘 清波粼粼 还有菜地亩余 女儿栽下此菜，渐长。余视之 茎如薯藤 叶如薯叶。此菜不惧涝旱 渍之水 其叶绿油油 旱之十天半月 其叶亦绿油油。余常嗜之 其佩服欣悦之情油然而生。此菜稀植 可 密植 亦可。即使生长如地毯 盖地无片隙 亦不虫 不病。莧菜，吃叶 味如薯叶 软而有涎 亦可吃梗 梗 切小段 放肉片，另放豉豉 小炒 其味可口。

莧菜 春夏之时 藤 叶俱美。秋风起时 其花亦美。圆朵缀绿叶间 形似牵牛。色 多样 有白者 有浅紫者 有绛紫者 亦有白边而红心者。此时 站在一片莧菜地头赏花 远望之 背景是一片青绿 花如繁星缀之于晴夏之夜空 美则美矣。或月下赏之 星星点点 加之虫鸣起伏 或如山雨骤至 或如群机逐纺 其间 蟋蟀几头 唧唧然 铃铃然 如琵琶短弦 洞箫不调。此时 灵感袭来 可得小令绝句。

余常想 莧菜可吃 可观 若得四五棵 植之花钵 使之长绿叶 开美花 做盆景 亦应不错矣。

玫瑰

门前一玫瑰 手植约七年 大可拱把 四五月间则花，大若碗口 色艳如胭脂 路人过其旁 无不指点称赞。然，花期一过 叶则落 枝则枯 干亦不壮实 现猥琐之态。

其旁 女儿种南瓜 瓜 瓜蔓渐长 遂缠绕并蒙络其上，玫瑰现猥琐状态。

近来 天气久晴不雨 烈日当空 炎炎灼人。南瓜者，余家之蔬也 泼水泼粪 抗旱拯救之 乃余之责任也。余每次泼水泼粪之时 顺便泼一瓢于其莧上。没料到 近期玫瑰 返老还童 叶渐厚 枝渐壮 艳阳之下 枝叶拔离 开花百十余朵 远望之 萼楼楼吐 淋漓簇沓 其色靓丽可观。

方知 玫瑰亦如人 尔对之好 它亦懂感恩 不余欺也！

壁虎

余家有菜地十畦 人六口 一年四季 食菜之事 全赖其地。故 余曝暑冒雨 劳作于此。

余老矣 姜公笑余 仗策一日三巡回 每日早起 不遑不栉 匍匐菜下 捕菊虎 芟地蚕 菜根叶底 虽数百本 一日必一周之。青帝 奖余勤劳 菜们噌噌上长 花红叶壮 瓜实垂垂 然 蝇虫嗡嗡的 不止吸其汁 且产其卵 瓜未熟 则已烂矣。每视此 余则牙根痒痒，恨不得食其肉 而寝其皮 然 抓之不易 何得于食？

幸有友人告余 有粘蝇球者 色黄耀眼 挂之菜园 日可粘蝇数百。余试之 果然灵验。

余之本意乃粘蝇也 然 有壁虎者 特想噬蝇。刚才游园 发现一壁虎抱于球上 动弹不得。余上前施救 拔其腿 不脱 扯其手 亦不得脱 浑身与粘胶丝丝入扣 则已死矣。细审之 其眼睁睁 黑睛突出 直视于余 似有不平。

然 余亦何辜？粘壁虎 非余之本意也。蝇虫者 何其小 小者 死千万亦不足惜。壁虎者 何其大 卧于蝇羸之旁 言其高山 不足以喻其大 言其湖海 亦不足以喻其广。大者 足以使人痛而惜之。

壁虎之想噬蝇 无非以饱口福 或填肚囊 乃 人 之常情 勇于奔赴 勇气可嘉。然，螳螂捕蝉 粘球 在后。人类之智慧有多少 世间之陷阱亦有多少。然 如壁虎者 可有父母教否？可有兄弟姐妹伴否？余问壁虎 壁虎已无言。余问苍天 白云悠悠 亦无言。呜呼！壁虎今陨命于此 何堪以情。余于烈日之下等候多时 终不见其族类前来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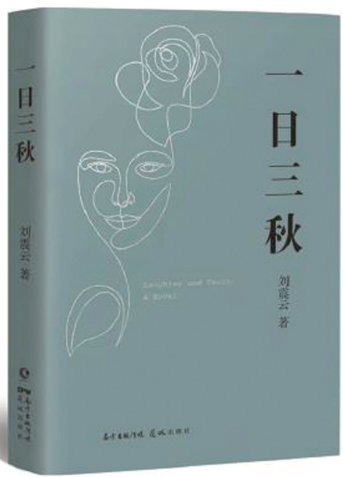
余具菜一碟 酒一盅 并祭文一篇。壁虎 尚飨 在那边安息吧 来世 要知道 世间 粘球 多 奔赴须谨慎！（作者系慈利一中退休教师）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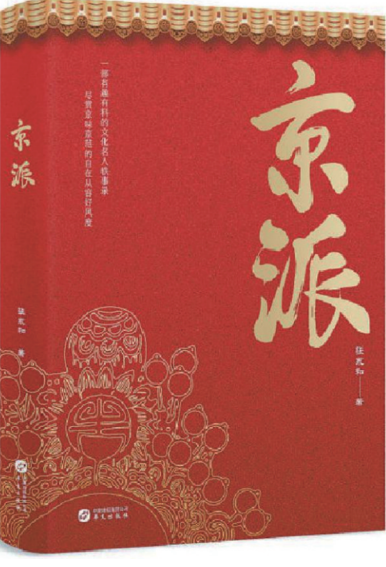
《以文记流年》  
阿来 著  
作家出版社

阿来给他的新散文集取名 以文记流年。将文章视为记录流年的手段，表明阿来无意将这些文章作成精致而孤寒的艺术品，而致力于写出岁月轮转里的作者本人。我们完全可以忽略其中的匠心架构，却总能从中看到一个人，在他的生命旅程里缓慢地走着，张望着，感觉着，思考着。让我们感受，当代 文人 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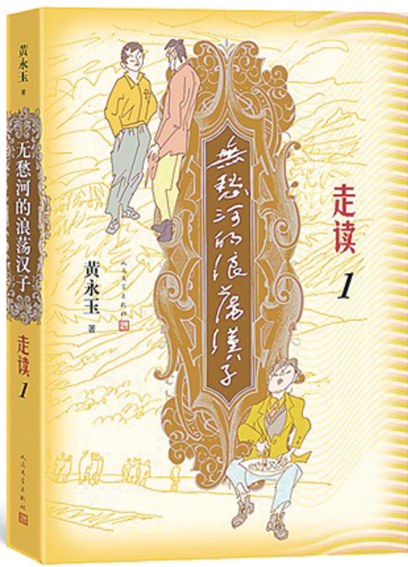
《一日三秋》  
刘震云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一日三秋》的出版，意味着刘震云亲手 抹煞 了被自己浪费掉或者说被影视与网络热潮影响的12年，回归到了自己最激动也最宁静、最喜悦也最悲伤的写作状态当中去。他想写一些悲凉的情绪，写一种汗出如浆的不安，写一份冰凉入骨的恐惧 他的老练与悲伤，使得这本书超越了故乡写作的限制，多了一番额外的思考与审视。



《京派》  
张永和 著  
华文出版社

《京派》主要写的是老一辈搞文学艺术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都是非京籍人士，但他们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的范儿，有那么一点点老北京人的味儿和老北京人的风格。书中二十多个人物，每一个人都写了其兴趣且不平常的故事，而且大多和北京有关系，表现出北京的味儿、北京的范儿、北京的人文情怀。堪称茶余饭后一本休闲的好书。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黄永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该书是艺术家黄永玉上世纪40年代就尝试动笔的一部小说。2008年，85岁的黄永玉重新开笔，13年间陆续创作出《朱雀城》《八年》以及新作《走读》，合计260余万字。这部 长河 式的小说以作者的故乡及其童年少年时经历的人与事为原型，境界开阔，异彩纷呈，犹如一曲 流浪艺术家之歌，充满了厚重的生活质感，引发关于生活尊严的思考。



读书有味

## 读书笔耕献余热

□ 田大金

读书写作是我一生中主要的业余爱好和乐趣，在职工作38年，利用业余时间写了数百篇诗文。1998年2月从工行张家界分行退休，经过认真思考，对晚年生活作了规划。当时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自勉：

青春年华虽远去，读书笔耕仍继续。稿纸当田笔作犁，老马无鞭自奋蹄。

西汉文学家刘向说 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宋代朱熹在《四季读书乐》诗中说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读书好。我退休后，坚持每天读书看报2至3小时，每月写稿2至3篇。我重读了《西游记》等四部文学名著，先后读了《千家诗赏析》《历代爱国诗鉴赏》《千古绝唱》《唐宋元明清诗词曲》等20多部古今文学作品。为了与时俱进，更新知识，长期订阅了《中国老年报》《文萃》报、《资料卡片》等报刊杂志。这些书报刊不断向我讲述中外古今的故事，大千世界的美与丑；向我展示欢乐与悲哀，成功与失败；为我提供优美的华章和名篇。它们任我品评；它们助我将晚开的花、迟到的爱、未了的情化作一片夕阳红；它们赐予我 读书有味心忘老，书写人生第二春 的勇气和信心，使我晚年生活丰富多彩，有滋有味，其乐无边。

爱国名将郑成功曾劝导人们 求学将以致用，读书先在虚心。读书是学习求知，写作是学以致用，指导实践。我在读书过程中获得某种启发或灵感，就及时构思诗文的写作。1999年面临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写了《知识经济呼唤高素质人才》一文被中国经济出版社选入《中国知识经济文选》一书，引起有关部门对人才的重视。同年湖南金融文学协会征集金融文学作品，我投寄了5篇宣扬正能量的文稿，全部被采

用，选入《这边金蔷薇》一书，由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公开发行。2002年我创作了一首《怀念西柏坡》诗歌，被作家出版社选入《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一书，歌颂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我常听到有些老年人发出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的感叹，我反其意写了《何须惆怅近黄昏》一文，先刊发在《世纪风》杂志上，后被国际炎黄文化艺术出版社选入《当代中华老年智慧文库》一书。为纪念张家界市成立20周年，市委党史办号召老同志撰写回忆录，2008年我写了《忆市工商银行创建与发展》一文，被选入《难忘的历程》一书，真实地记录了工行人艰苦创业与深化改革的真实历程。

2013年中国银行为纪念工行成立30周年，向退休人员征集亲历口述回忆录文稿，我撰写了《创建发展中的张家界分行》一文，被工行湖南省分行评为三等奖。

为促进张家界市旅游业发展，这20多年来我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张家界森林公园掠影》《天子山纪行》《天门山奇观》《茅岩河漂流》《重游宝峰湖》《地下迷宫黄龙洞》《贺龙故里行》《漫游金鞭溪》《奇闻壮观天平山》等10余篇宣传张家界景点的游记散文，提高了景点的知名度。此外，还先后在全国各级20多家报刊上刊发了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诗联赏析等三百余篇（首），为扬善抑恶，丰富文化生活，构建和谐社会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读书扬起生命的风帆，催人奋进；写作唤起生命的活力，促我老有所为。我今年虽已84岁，仍将继续坚持读书与写作联姻，与健康共进，在有生之年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文欢度晚年生活。